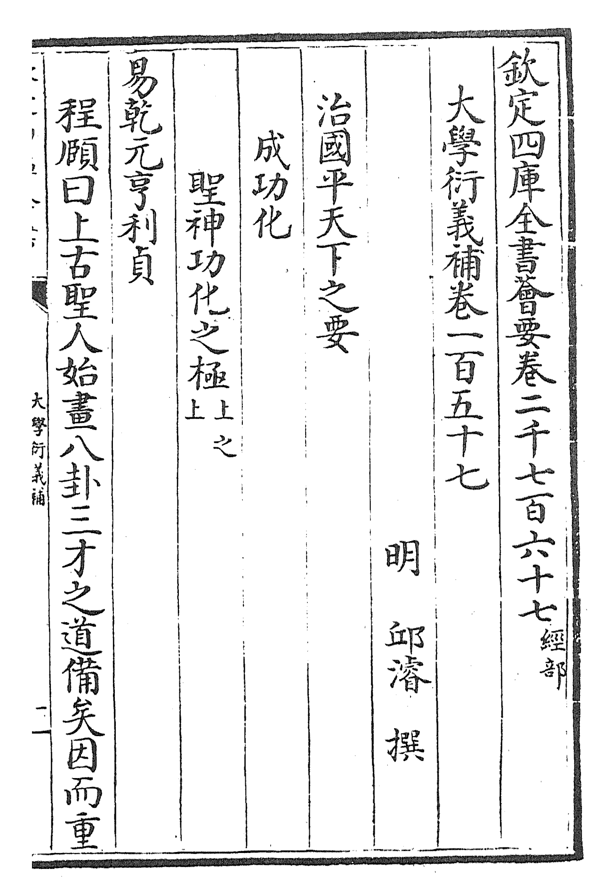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大學行義補卷一百五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上

易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

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

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朱熹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臣按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萬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為春夏秋冬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流行於天地間則為元會運世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曰卦下之辭為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萬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

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

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

物所受為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

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

保合太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

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

天之道則萬國咸寧矣

朱熹曰此専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

以發明之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此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臣按自古言君德者必曰乾乾即天也乾之所以為乾者以有元亨利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居天

之位必備乾之德然後足以體天而立極焉必能

貫天德於始終時乘六陽以行天道斯為乾德之

元亨必能全萬物之性命首出庶物以致太平斯

為乾德之利貞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

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

元亨利貞

程頤曰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之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于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

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朱熹謂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

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
乾之文言雖通上下而言然其於人君之身尤切
乾有四德以元為衆善之首人君必體元之德以
君長乎人然後合乾德而盡君道焉有此衆善於
身而嘉其所會利宜於物正而又固焉故其於禮
也无所悖於義也无所乖於事也有其幹何者而
不出於衆善之元乎是則禮也義也事也皆善也
而元則為善之長焉夫人必備衆善之長然後能

為衆人之長上體夫天德之元中體夫人心之仁

四端萬善皆在乎所體之中萬姓兆民皆在乎所

長之下則乾之德不在天而在君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程頤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

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

君也又曰人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况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朱熹曰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又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

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
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臣按乾之六爻皆以龍為象蓋龍之為物稟至陽
之精神靈莫測變化无窮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
氣之消息焉然是龍也始而潛繼而見躍又進而
為飛則當五位則是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
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皆莫有過於此
爻者也是以自古稱頌人君者必曰飛龍九五焉

九五之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是言聖人有德有位制禮作樂可以有為此其時也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是言聖人居上臨下得時行道統治萬民此其象也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是言聖人體元長人以天之德居天之位此其事也夫乾之六爻何者而非天德乎而五為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焉然是天德也非一端也天之德即乾之德乾之德即聖人之德故又賛之曰大哉乾乎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朱熹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由是以觀乾之為德大矣備矣无以加矣然此七德者人君固當全備而無虧欠然就其中七者而言而此剛健中正四者尤為其要者也又就四者而言則剛健二者尤其要也又就二者而言則剛之為德乃陽

之本體乾之大用而於君德尤為至要者焉臣頤
九五飛天之大人本乎剛以為德有剛以為體則
其用也无不健矣以剛為體以健為用事之行也
必由乎中事之立也必本乎正心心在焉事事而
思之極深研幾而必求至乎精義入神之地則七
德備乎已而凡所謂元亨利貞之四德脩之而為
德行發之而為德業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程頤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朱熹曰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

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臣按上天下地而聖人居乎其中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鬼神之顯微聖人无一而不與之合焉所謂合者豈區區然以效法比並之哉葢聖人居天位備天德心與天通道與天契一念合天何往不濟況地者天之對而日月為天地之精華四時

為天地之運動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其大者既合則其他無不合矣天既合矣是以心神運動天人合同視於无形聽於无聲先天之意而有所為非有意於求天之從而天自不能以違我也承天之意與時偕行因其時序之常而制為時措之宜無非以奉乎天而已是則先於天而天不違我後乎天而我不逆天自非聖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後於天而相與之和同也哉然則未至於大人

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何以致其力哉亦曰公而已矣朱子所謂蔽於有我之私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則非公矣天者公而已聖人無私亦天也此其所以與天合歟既公矣又何加焉曰敬既敬矣又何加焉曰勤公以主之敬以持之勤以行之則吾心與天心合而不梏於形體之私而與之相通矣故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勤之謂也

觀之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

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黙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以聖人之政教必體天道之妙用而施之於民亦如天之運

行四時无有差忒神妙而莫可名言爾後世虛誕
之君諛佞之臣故為怪誕虛幻之事託鬼神以眩
惑愚民而謂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也乃至假
河圖洛書以文其姦嗚呼臣之誕將以求富貴雖
欺誑其君而不顧也君之誕將以求福壽雖矯誣
天帝而不忌也吁君固不可欺也天其可誣乎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

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胡允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臣按先儒言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夫人

君之為治期於化成天下必欲舊染之俗皆變而新巳化之俗皆成而久其道何繇亦惟用乎人文而已蓋盈天地間皆人也人人皆有彝倫次序尊卑上下親疎遠近等級分明名分整比情意周流燦然文采有可觀者是謂之人文因其人有是文為之品節焉為之制度焉為之威儀焉為之采章焉為之典禮焉為之車服焉為之經籍焉為之聲音文字焉以是而化天下之人而使之皆成夫文

明之俗聖人用賁之道如此豈非為治之要道哉

恒之彖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頤曰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

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

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熹曰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

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

臣按為治之道貴乎能恒恒則能久久則可大彼朝令而夕改歲異而月不同者必不能待夫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備仁恩之洽浹也

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又曰易

簡理得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也

臣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簡而已聖人中立兩間以其一心之易簡而合乎天地之易簡行其所無事而順乎自然之理由一身而一家由一家而一國由一國而之天下凡有所脩為舉措莫非易知易從

之事可久可大之業而所謂暗昧傾險勞擾繁雜者無有焉如此則與天地同體而天下之理皆得於我矣上焉而天天之理以易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簡中焉而人人之理兼天地之簡易而有之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賢人雖得是理而不能盡得天下之理而盡者其聖人乎惟其盡得是理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而為三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頤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

朱熹曰顯自内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張子曰富有

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臣按真德秀謂此章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吁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使凡天地之間有一物之或遺有一處之不到非富有也有而不富謂之非業固不可謂之大業則未也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使凡宇宙之内有一

息之或間有一隙之暫已非日新也新而不日謂之非德固不可謂之盛德則未也有志於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者尚當體有心之聖人而法无心之天地以成其盛德大業也哉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七



覆校官編修臣張東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程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下

堯典曰若發語辭稽考也古帝堯曰放至也勳功也欽恭敬明通明文文章思意思安安無所勉強允信也恭克能也讓光顯也被及也四表外也格

至也于上下上天下地

朱熹曰放勳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常人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上天下地也堯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

金履祥曰放勳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為

堯稱焉

克明明之也俊大也德以親九族高祖至玄孫九族既睦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協和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黑也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時是也雍和也

朱熹曰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金履祥曰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成化一則布

德施化推而廣之也

臣按真氏謂堯典為大學之宗祖既載此於行義之首篇矣而臣於此又載之於治國平天下之末者蓋載之於前以見帝王為治之序載之於後以見帝王治化之成蓋盛德發越而至於光四表格上下聖德推行而至於黎民於變時雍治化至此可謂成矣吁堯之為帝萬世帝王之宗虞之為書萬世經典之首論君德而至於堯之欽明文思安

安論治道而至於唐之黎民於變時雍所謂聖神

功化之極茲其標準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

命奄顧也有四海為天下君盡也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

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

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

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自古稱帝王者必曰五帝而孔子删書特始堯典者葢帝堯五帝之盛帝也其所以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為天下之君者以其有廣運之德焉推原其所自葢自欽明中來也葢欽則敬主乎中而萬變莫能踰明則光燭乎外而萬物不能蔽是故脩己以安百姓繼照以臨四方四表之大無處而不通萬世之遠無時而或息此其德之所以廣運而上足以膺天命下足以統人羣而為萬代

之盛帝也歟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蔡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

陳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謂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微

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

臣按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太甲者也太甲湯之孫也伊尹欲以其祖成湯之成德以告太甲而必先言夏后之世者詩所謂殷監不遠是也蓋人君為治不難於得民而難於得天苟不得天則天災時至百物不成山川鬼神無以供其粢盛而不得其寧鳥獸魚鼈不得遂其生育而有所不順此人君之為治所以必貴乎懋其德也德而懋

焉則勉勉而不息懋德而方焉則進進而不已允

若是則陰陽順序災害不生物無疵厲民不飢寒

流峙之山川幽明之鬼神陸産之鳥獸水産之魚

鼈無一而不各止其所焉治效而至於如此豈非

功化之成也哉

洪範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次

三曰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次四曰協用五紀歲月日星

辰歷數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剛克柔克次七

曰明用稽疑雨霽蒙驛克貞悔次八曰念用庶徵雨暘燠寒風時次九曰嚮用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威用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

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

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臣按真氏謂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耳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為萬世著龜也臣竊以為非獨可以為萬世著龜其實萬世之法令格式焉治世之大經大法不出此矣為學而究乎此則能通貫天人之理為治而原乎此則能和同天人之際洪範者天人之學也學而至於貫通天人在學者則為學問之極功治而至於和同天人在人君則為

聖神之能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蔡沈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

人觀感而化所謂斂錫也

金履祥曰其有極指人君所有之標準也

臣按皇極一疇洪範九疇之樞紐也人君盡五倫之道而立為天下之標準使四方萬姓皆於此而取則焉所謂極也然其所以建立之於上者豈人君之所獨有哉蓋天下人人所有者也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立必待帝王者出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威儀言辭皆可以為民之標表脩

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為民之準的則民
所有之極於是乎建矣且人君居五位之尊而盡
五倫之至而為斯民之極則在君者壽富康寧攸
好德考終命矣人君不徒有是福於己而又敷布
之以錫於天下之衆民使之皆富皆壽皆康寧皆
考終命皆攸好德焉夫然則在民所有之極莫不
於是而皆有以建立在君所集之福莫不於是而
皆得以享受嗚呼為治而至於萬方億兆皆享太

平之福何莫而非自人君一身建極始哉聖祖條成大誥有曰為民造福蓋有得於洪範斂福錫民之意於數千載之下宜其一世民物壽考康寧惇德好義家家有蓋藏之積人人遂首丘之願有以也夫聖子神孫所當承家學行世澤以福天下之人民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則斯世斯民其受福也無窮盡矣

無偏也不中無陂也不平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不公也王道蕩蕩廣遠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易也無反倍常也無側不正也王道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蔡沈曰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平平正直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

朱熹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

臣按先儒謂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蓋是福君臣同有君之所建者即民之所有而民之所以會而歸之者雖君所建亦已之所有者也可見天理人倫原於帝降之衷具於秉彝之性人人所有也而不能以皆中正必待人君之立為標準俾天下之人皆於是乎取則然君於此

豈求之於外哉亦即吾身之所有者而建立之耳君有是極民亦有是極君之所建者民之所有也民之所以會而歸者君之所有也君臣上下各盡其人倫之常無太過焉無不及焉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此也居五位之尊當建極之任者要必正身脩德惇典庸禮即其所有者而建立之以為之標準使夫四方萬國咸會而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焉

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何休曰統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敎之始

臣按統者所以統天下之不一也天下咸統於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覲會同之畢赴謳歌獄訟之皆歸國不敢異政家不敢異俗車必同軌書必同文是則所謂大一統之治也春秋每年必書春王正

月公羊氏曰大一統也何氏謂自公侯以至於庶人自山川以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夫事必謹始然後有終春秋所書所以謹始而此載公羊氏之說於成功化之末者欲其有終也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與鰥同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穎達曰此先明五帝時也

陳澔曰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自私也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脩為者和睦是以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

之職分女則得歸於良與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為用者若弃捐於地而不以時收貯則廢壞而無用所以惡其弃於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貯以資世用者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已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共事則欲逸已而勞人不肯盡力此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獨營已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之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之

事絶滅而不起暮夜無虞外户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臣按此禮運載孔子之言説者不以為然然其所謂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凡若此者非但五帝時為然凡夫為治皆不可不然也夫然則普天之下億兆之衆人人各止其所而無一人之或失其所矣為

治而至於使天下之人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由一人積而至於億兆人人皆然而在在無不然豈非大同之世乎昔孔子生春秋之世而不得位尚且有志於上古大道之行而期於大同之世矧夫居天位有可為之勢輔明君有可為之時而不思所以復古乎

四體四肢也既正膚革外薄皮膚内厚皮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

凡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

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吳澂曰上文以身之肥譬兩間之順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說然後廣言家國天下之順以實所譬也然不曰家之順國之順天下之順而曰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者因上文以肥譬順而言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

不睽乖此一家之順大臣有持循小臣有分辨設官

以治職分職以居官不相紊亂君以禮使臣臣以忠

事君非相為賜此一國之順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

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諸侯邦

交互相施報大夫言行俱有律度庶士忠順各無欺

偽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天下之

順

臣按先儒謂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內

外之道大學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人君為治使夫内而一家外而一國又遠而天下皆如一人之身四體順正膚革充盈九竅百骸肢節筋骨氣充於中體全於外睟然有温潤之澤胖然有舒泰之容治天下而至於此豈非大順之世乎世而至於大順則生有所養而不至於凍餒死有所送而不至於暴露非但生人得其所幽而神明亦皆得以享祀於冥冥之中矣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寳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

露之澤濃如膏 地出醴泉泉之味甘如醴 山出器車山水自成車材 河出馬圖

鳳凰麒麟皆在郊棷當作藪 龜龍在宫沼其餘鳥獸之卵

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

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程頤曰君子脩巳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

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

達順之道

朱熹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吳澂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先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為國家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夫順理渊微初無形像今兩間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迹可見

者故曰此順之實也

臣按天人之際微矣人君脩德所以盡乎人道也而天道往往應之蓋天以是理賦之人人受是理於天天人之分殊而其理一是故在人之理即在天之理人盡人之道則天道即此而在人道盡而天道亦盡矣理盡於下則氣應於上隨其所感而證應隨之所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

者也是以人君為治所以貴乎能脩禮以達義禮者敬而已矣主敬以脩禮達之於天下使其皆知其所當為者而為之則義達矣人人皆主敬以行禮則虛偽之風不作而惟信實之道是體是行由是協氣嘉生熏為大和而至順之氣充塞於兩間矣動物者得氣之最先故古人以四靈物至為善治之應夫人君致治而得四靈之畢至豈非體信達順之極功而何哉

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劉彝曰節其心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使之言而無乖戾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行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無敢廢然後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天下者之治道備矣

臣按禮樂刑政四者王道之治具也謂之四達者

東西南北無往而不通也王者之為治能使禮脩而樂和而又有政以行之政有不及而又有刑以輔之則凡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敢有越禮棄樂干政犯刑者矣王者之道豈非完具大備乎人君以此四者以為治於天下不徒有出治之本而又有為治之具不徒有為治之具而又有為治之法本末兼該始終相成此所以為王者之道行之天下萬世而無獘也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朱熹曰唯猶獨也則猶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焞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

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臣按自開闢以來之君以堯為稱首其功業文章巍然其高大煥然其光明萬世帝王所當法則者也蓋帝堯繼天之統故準天以為治帝王承堯之後當準堯以為法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熹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

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頤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張栻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熏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矣

臣按仁者人心之德人人有也人人有此仁而莫不皆有惻隱慈愛之心然為利欲所昏蔽而喪不忍之心者多矣是以相爭相奪相棄相殺而為不仁之事不自知也惟聖人者出以仁心煦嫗之以仁政率誘之而不仁者又為之禁戒是以一世之人莫不相親愛相賙恤而與夫仁慈忠恕之風以至於淪肌膚入骨髓若大若小若遠若近若親若疎生者相衛護死者相憐惜無一地之無仁無一

人之不仁無一事之非仁若是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非積久而至於數十百年不可也夫有作者於前斯有述者於後無作者以與之則其本不立無述者以續之則其事不延要必作者有恒心述者有孝念然後有以成必世之仁是故有堯而無舜不能也有文武而無成康不能也故欲成必世仁厚之俗必須有繼世仁厚之君此自古人君廟號皆必以孝爲稱而以善繼述爲孝道之達者此

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熹曰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之稱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

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内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臣按己者我之一身也人者對己之稱則與我為二矣至於百姓則人非一人凡盈天地間具人形體者皆是也君子所脩者一己耳以一己而雜乎百姓之中微乎微者也以我一己之脩而致天下之百姓皆安我何若欲肆一己之欲而為百姓之

害而不求所以安之哉是以古之帝王為百姓故孜孜然以脩身而其所以脩身者兢兢然以持敬也堯舜之治至於黎民時雍萬邦咸寧而其心猶以為病後世人主宫闈之中且有怨女輦轂之下塗多丐夫房闥之外已有呻吟之聲左右之間每形怨恨之語方且受諛詞以為太平盛治哆然以張大欣然以慶幸自以為唐虞三代不是過也是何人品髙下之懸絶而所見之不同如此哉葢聖

不自聖愚者不自知其為愚也是故人君為治必須至於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百世之遠無一人一物一處之不得其安然後有以為功化之極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朱熹曰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

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巳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廵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朱熹曰即書而考之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因其時之無事而又恭巳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久長而不替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恭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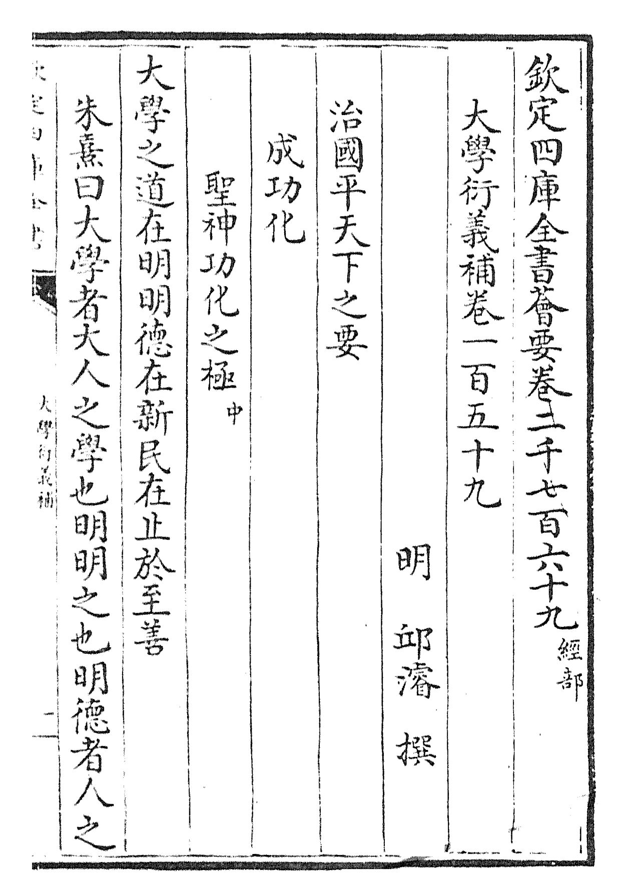
道則必怠惰肆放宴安酖毒其所謂無事者乃所以
為禍亂多事之媒矣又如老氏有所謂無為者亦是
簡忽聖人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
這是甚麽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哉
臣按自古稱帝王之盛者必曰堯舜堯之德不可
名所可見者成功文章而已舜之治無所為所可
見者恭己南面而已堯授舜以天下非徒傳之以
位而實傳之以心堯之心何心哉敬而已敬而著

於容是之謂恭舜之恭已即堯之允恭也舜受堯之傳以此恭已之容而正夫南面之位堯之成功已巍然矣堯之文章已煥然矣尚何事作為哉於是而更有所為則是作聰明也舜豈為是哉後世人主不務恭已而但欲無為則是怠惰恣肆而已矣豈其無事可為哉事有可為而不肯為以致廢弛敗壞而不可救藥隳祖宗之成功壞國家之善治貽生民之隱禍是狥虛名而自詒伊戚也嗚呼

可不戒哉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_{上之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六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九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

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

綱領也

或問於朱熹曰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䰟䰟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

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

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

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致知格物之説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

因其所發以啟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啟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者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

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以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

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

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已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没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

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臣按大學經之全章真德秀既已備載於前編矣而臣復節其辭載於崇教化條而此於成功化下又載焉者所以原始而要終也蓋明明德而不止

於至善則是安於小成新民不止於至善則是狃於近利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大學之道盡善盡美全體以立大用以行聖神功化於是乎極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

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於朱熹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

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
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
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
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
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
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
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

强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

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

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

或又問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至於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

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或又問之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

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為大學章句又設為或人之問而發明旨趣書成錄以進于其君且曰大學經

文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為詳備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增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朱熹以此言進於其君期於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見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

謂之效者用之而驗也臣謹錄其言而綴於其所著書之末蓋期世之為治者必推其效至於天下之平而後已允若茲斯為聖神功化之極伏惟聖明深加之意則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謂大學之道不在書而在我在當時則為㕓文在今日則有實用矣臣不勝惓惓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朱熹曰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没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或問於朱熹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没世不忘

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畊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臣按明德新民能使人沒世而不能忘之如此則其治化之所及者又不止在當世而已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朱熹曰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或問於朱熹曰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

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
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
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
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
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
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
其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禀苟非在上之君
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

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

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
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
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
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
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
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
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
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

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格物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

臣按平天下之道不外乎化之處之二者而已蓋人君以一人之身而臨天下之大地非一方不能

處處而親履之也人非一人不能人人而親諭之也必欲治而平之豈能一一周而徧之哉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我盡我本然之性使之觀感與起而莫不盡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是則所謂化之也夫我有此當然之理而彼亦莫不有此當然之理我以我當然之理推之以量度處置使彼各得其當然之理皆如我理之當然者焉是則所謂處之也葢化

之以吾身處之各以其人之身其人所有之理即吾所有之理是理也具於心而為性人人皆同以吾之心感人之心上行下效各欲以自盡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彼此相方各得其分願矣必使物我之間上下四旁不相侵越前後左右不相違背而各得其所處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槩而視之槩而觀之皆截然方正無髙低廣狹長短不均之處是則所謂絜矩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

下之大將無一人之不得其分無一事之不得其理無一地之不從其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恤其孤由家而國國無不然由國而天下天下無不然所謂王道平平王道蕩蕩王道正直端有在於斯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朱熹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臣按先儒金履祥有曰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廣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孰為經制之本孰為統馭之略傳不一言焉而惟諄諄以絜矩之義反覆言之蓋天下雖大億兆雖衆然皆一人之積耳夫乾始坤生塞體帥性而為人人情固不相遠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體天下之心以天下人之心為一人之心推而度之槩而取之則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此絜矩所以為平天

下之要道也大學傳之十章反覆推明固不一節要其旨意不過一綱二目而已一綱即絜矩也二目則財利也君子小人也目雖有二其因一耳蓋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利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是故十章之傳第一節以起絜矩之道第二節以解絜矩之義第三節明絜矩之得也第四節明

不絜矩之失也第五節則總得失之說以結之第六節承得衆之說以明有財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節因有財之說以明内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節並論財民聚散之效第九節獨指貨悖出入之應皆絜矩與否之類感也第十節則總善不善以結之此皆就貨利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節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實十二節承上文寶字以明仁親之實此善絜矩者

也十三節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節絕小人之決絜人心之所惡而仁人得好惡之正也十五節以戒用君子之緩退小人之不能遠知絜人心之所好惡而未能盡好惡之道者也十六節感君子小人進退之失以言好惡拂人之菑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惡者也十七節則又總得失之說以終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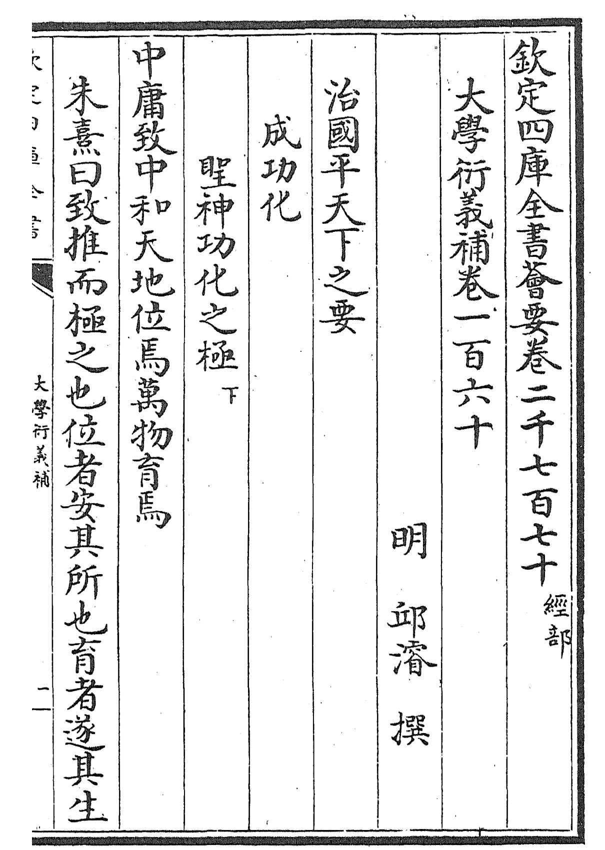
絜矩之分也十八節即財利一目以指國家生財之有道十九節即君子小人一目以論仁不仁者之於財二十節明仁義之說以總之二十一節明君子之不專其利絜矩之心也二十二節明小人之必專其利絜矩之反也兩結之以義為利之語即上文以善為寶之意也此傳十章之大略也節段雖多其綱則一綱目雖異其歸則同參而伍之經而緯之反覆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語者大其

辭詳而所持者約誠平天下之要而大學之極功也爲人君者誠能即一人而絜之合人人而矩之絶一已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所好同惡其所惡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其有不平者乎臣謹詳履祥此説推明治國平天下章之旨義無餘藴矣朱熹所謂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所謂此者指絜矩而言也平天下之要道端莫外此臣故詳載之

以為願治之聖君告嗚呼為學而至於平天下學之道盡矣為治而至於天下平治之道極矣曾子親受大學於孔子其傳真切明實故其為書鑿鑿乎皆布帛菽粟確確乎皆參苓芝朮無有玄妙高虛之談無有宏闊夸大之見此真孔門傳授心法儒者當世守之以為輔世長民之術人君當世傳之以為化民成俗之本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　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七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六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下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熹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

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

兩事也

又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總一言以結之曰聖神功化之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

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為學為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吁上而天下而地萬物羣生於其中人為物之靈人君又為人之最靈而至貴者也以最靈至貴之人立乎天地之間出乎人物之表大而能化神妙莫測參贊兩間而為三才之主首出萬物而居五位之尊具天地之氣以生而能定天地之位受萬物之養以成而能致萬物之育是豈無故而然哉亦惟本乎一心焉耳其心之體為性

而有天然自有之中戒懼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發之大本而天命之性於是乎養矣心之用為情而有本然自有之和慎獨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節之達道而率性之道於是乎全矣先儒謂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功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在戒慎恐懼慎致六字而已孰謂聖神功化之極而有外於人之一心哉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
朱熹曰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
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
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
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
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

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臣按中庸此章言九經朱子於或問其言詳盡真氏既已具載於前編矣夫九經始於家中於國終於天下至於柔遠人懷諸侯極矣柔遠人而四方有歸服之誠懷諸侯而天下有畏威之效是則內而五服九州外而九夷八蠻德澤之所及者化彊梗而為柔順威聲之所震者變疑貳而為畏服矣

推原所自何莫不本於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內外一於誠敬之所致哉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

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臣按先儒謂此乃有德有位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嗟乎孟子有言人皆可以為堯舜矧受上天之付託而為萬民之父母者乎既有其位何患無德德者天所賦予人人有之行道而有得於心斯有之矣然則若何而致其力耶下章曰其次致

曲曲謂善端發見之一偏自其發見之偏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與天下至誠之聖人無以異矣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朱熹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而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

著於四方者是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臣按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誠而又不息然後能久久故徵驗於外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非有至誠之德而又有無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蓋至誠之久於中故其徵驗之發於外者氣勢自然如此從容不迫寛緩

自在所以積而至於博厚如地高明如天而其悠遠也又且至於久而無疆焉彼夫虛偽妄誕作輟無常急迫而淺近汲汲焉殫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於博厚高明之域哉觀夫三代盛時積功累仁功業盛大而有道之長如此秦隋之君駕虛作偽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給而功業如彼之卑運祚不延可驗也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朱熹曰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或問於朱熹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

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内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

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隷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臣按人君治天下車必同軌書必同文行必同倫蓋王者之治大一統而無外也有如此蓋有法制以維持之則世道雖降而不至於廢墜苟有興起者由是而持循之以復先王之舊不難矣故成周

盛時之車軌書文至於春秋之時猶同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説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朱熹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朱熹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

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臣按朱熹謂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於至誠之道

極矣理之在人者至於至聖之德盡矣聖人者出本至誠之道以立至聖之德充積盛於外者則如天如淵功用妙於中者則其天其淵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說者謂此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聖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夫堯舜與人同耳有為者亦若是況承帝王之統居帝王之位者乎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朱熹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胡仲虎曰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

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己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

臣按四書之中言天下平者凡四大學經文與中庸此章乃孔子之言也大學經文曾子之所述中庸此章子思之所傳然大學有八條目必自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後可以至於天下平而中庸則惟一篤乎恭則可以致夫天下平焉是何難易懸絶如此哉葢大學聖人教人為學

之道中庸聖人教人守約之方先儒謂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誠能存乎一敬字之約而用以盡夫八條目之詳則夫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即所謂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朱熹曰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

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張栻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天下所以平者全係乎此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天下者一國之積也一國者一家之積也一家者一人之積也人人有親有長一人有一人之親長各人有各人之親長各人親各人之親長各

人之長則一家之中無有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者矣各家之親之長皆有以親之長之則一國之中為人親者皆有以親之為人長者皆有以長之者矣推之天下天下統乎國國統乎家家統乎人人人皆親其親長其長天下之人不異乎國國之人不異乎家天下無一人不然無一家不然則天下豈有不平者哉雖然人君以一身中天下而立海宇如此其大也人民如此其衆也安得人人而教

之家家而曉之而使之皆然哉故既正身齊家以為之表率而又設官分職立教設政以勸化之而不從者又有刑以弼之焉必期於天下之大無一人一家之為人親為人長者不得人親之長之亦無一人一家之為人子為人少者之不親其親長其長也有子謂孝弟為行仁之本先儒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莫不自此推而行之焉則天下太平之本端在此矣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朱熹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張載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頤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臣按益之贊堯曰乃聖乃神則知帝王之德莫盛於此者後世言治者必曰法堯舜非徒法其為治

之迹必先法其為治之心欲得其心而效其迹者非有其德不可也然聖人之德生知安行豈易至哉一惟以之為標準其積漸以至之而已積漸以至之其道何繇在乎有可欲之善而實有諸己焉由是充實而美而至於英華發外而大焉大而化之而至於不可測度則聖神之德在我矣

孟子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朱熹曰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張栻曰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臣按人君一身居天下之中一身至小也天下至大也吾脩吾身於深宮之中何預於天下而天下平哉蓋天下之大藩服郡邑非止一處百官庶尹非止一職士農工商非止一民蠻夷戎狄非止一類有身者賴我以生有家者賴我以養我發一念之仁則彼無不得其所者矣我興一念之不仁則

彼有不得其所者矣人情不能無喜也喜而省刑罰薄稅斂是以一人之喜發而為千萬人之喜也喜而興土木之功求珍異之物吾心則喜矣如民憂何人情不能無怒也怒而除盜賊去貪殘是以一人之怒形而為千萬人之怒也怒而用非法之刑興窮黷之兵吾心則快矣如民若何此君子所以貴乎守也然事幾紛沓日至果將何所守乎亦曰脩吾一身而已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心正而后身脩是知脩身之本又在乎正心也正
心以脩身則不好聲色之奉不崇土木之飾不事
異端之教不為田獵之舉不作無益之事不好珍
異之物不興出境之師不用非法之刑凡非所當
好者皆不之好凡非所當為者皆不之為如此則
不盡民之力不盡民之財不盡民之情則無一人
之不得其所無一物之不遂其性無一處之不得
其安矣孰謂天下平不由乎人君之一身哉此人

君之為治所以貴乎正心而大臣之事君所以必先格君心之非也

周惇頤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熹曰聖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天地聖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

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義

臣按天有五行而總之者曰陰陽人有五德而兼之者曰仁義是仁義者人君脩已治人之正道要術也人君體天之陽以育萬物使萬物皆遂其自然之仁體天之陰以正萬民使萬民皆由乎當然之義天下之大無一人之不仁無一事之非義天下於是乎平矣

張載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

民開太平

臣按大學之道其綱領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條目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所謂全體大用之學也所謂聖神功化之極也由物格知至而至於天下平則學問之極功於是乎備聖人之能事於是乎畢矣是以大學一經十傳

行其道於當時則有以為一世立太平傳其書於來世則有以為萬世開太平開之於萬世者即其所以平之於一時者也蓋天地有形而無心所以為天地立心者聖人也生民有命而不能以自遂所以立夫生民之命而使之遂其生者則有待於聖人焉吁聖人闡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堯舜以來至於文武周公則然矣不幸中絶而孔子繼之作為大學經之

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為十傳惜其有德無位不能立一時之太平而實垂之天下後世有以開萬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又再絕歷漢魏隋唐不能振起至於有宋兩程兄弟始表章之於禮記之中朱熹又為之章句或問真德秀又彙經傳子史以填實之以為衍義所以推而廣之擴而大之使天下後世知大學之書無一理不該無一事不備而有以為萬世開太平之具也我太祖高皇帝既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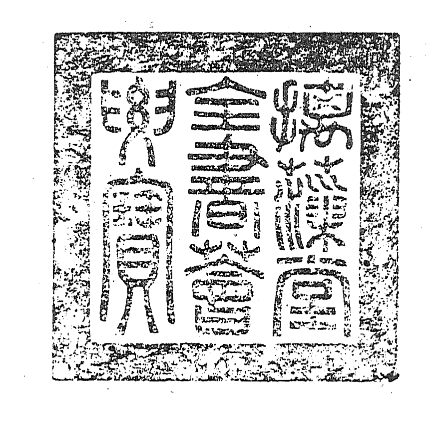
建學立師設科取士太宗文皇帝又命儒臣表正之以為大全書頒布天下學校古先聖人所以開太平者今則真用之以成太平之治矣大哉書乎學校施之以為教則足以成天下之人才經筵用之進講則足以輔一人之盛治國家本之以持世則足以延萬年之國祚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誠有在乎大學之一書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倫之敘六經

之文萬世之治道事功皆備載乎是書之中一世用之則一世之人蒙其澤而開一世之太平千萬世用之則千萬世之人蒙其澤而開千萬世之太平噫百聖千賢皆莫能外乎孔子之教千經萬典皆不能出大學之書好治之明君輔治之良佐政不必盡讀天下之書泛舉古人之事即此一書推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王道不假外求皐夔伊傅周召之相業即此而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

居然可致矣臣幼讀此書偶有所見晚輯成帙上
塵聖聰儻見施行則臣雖死而生矣無任懇悃願
效之至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六十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程謝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